清領時期桃園書法發展

張巽雅

摘要

清領時期以前，桃園爲原住民的活動領域，至乾隆以後，始有大量漢人開墾闢地，桃園一地才有所發展。日治時期引進西方教育制度外，又桃園地方詩社的成立，桃園書家肩負傳承文化的使命，爲桃園地區的書法發展奠定基礎。戰後，桃園因鄰近首都臺北，交通的發達使得居住人口不斷遞增，也爲各地書畫會和民間書法社團帶來更多的書法交流機會。2021 年「橫山書法藝術館」正式開幕，爲全國第一座由政府興建的書法藝術館，受到全國書法界的關注。桃園地區從荒蕪之地，歷經清領時期、日治時期、戰後時期，至今蛻變爲書畫會蓬勃的地區，桃園的書法自古以來是如何發展的？至今尚無相關研究。

本論文以「清領時期」爲研究範圍，以桃園活動之書家爲研究對象，從地方志、文獻資料、報紙期刊和碑碣匾聯等史料中，蒐羅書家留下之墨跡作品，並藉由田野調查、文獻分析、作品分析的研究方法，整理桃園書法發展之相關資料，建構清領時期桃園的書法發展。

關鍵詞：清領時期、桃園、書法發展、桃園碑碣匾聯

The Development of Taoyuan Calligraph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HANG Hsun-ya

Abstract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Taoyuan was used to the territory of indigenous people. It was not until the ruiling of emperor Qianlong, a large crowd of the Han cultivated and reclaimed Taoyuan area.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establish of local poets society, and the frequent interactions of calligraphy-related activities, which advanced a prosperous page for the calligraphy development in Taoyuan. After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alligraphy painting associations and local calligraphy societies brought more interactive opportunities owing to neighboring captial city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residential populations. The government planned to set up Hengshan Calligraphy Art Center, which was the first official-built calligrahpy art center within Taoyuan HSR District in Taiwan in 2015, and drew much attention among calligraphy industries nationalwide. From a deserted land turned into an area with prosperous calligraphy painting associations, how did Taoyuan's calligraphy make its progress, which so far has little related research.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focuses on calligraphers in Taoyu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rom local history, literature reivew, newspapers, periodicals, tablets, plaques, and so on, the researcher collects their works and other interactive activities. The researcher practices methodology of field study, literature, and data analysis to organize the related resources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 the developing calligraphy history of Taoyu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Taoyuan,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Taoyuan Inscription

一、前言

臺灣先民除了在地原住民之外，其它多是由中國渡海來臺，在藝術文化的表現方面，大致承襲中原。清道光、咸豐年間，桃園地區方逐漸開發，日治之前，其行政區域屬淡水廳，廳治所在地爲新竹，地理位置介於新竹與北部政經重鎮的臺北之間，因此，無論是開墾或教育文化的發展，皆呈現比此二地區緩慢的現象。隨著清代大規模開墾活動，再經歷日治時期的建設，使得人潮聚集此地，商業貿易活動漸趨頻繁，社會逐漸呈現繁榮的樣貌，也醞釀出本土書畫家的藝術能量，使桃園成爲新興書畫藝術與文化政經的重鎮。[1]

本文探究桃園地區書法發展的起源，首先概述明鄭至清領時期臺灣的書法發展面貌，了解當時的書法背景，再聚焦於桃園地區的書法發展；其次，整理清代官吏或遊宦人士至桃園留下的歷史紀錄，包括詩作與書跡，並分析其書法風格；接著，以桃園在地書家爲主角，發掘書家們的書跡，探究清領時期桃園地區的書法風格與特色。

二、明鄭至清領書法環境

西元 1661 年，鄭成功率兵驅逐荷蘭，文人將中原文化引入，抵臺的文武官員與文士，多爲詩文書法兼優的飽學之士，如：寧靖王朱術桂、陳永華等，杜忠誥曰：「他們眼廣遠大，廣設書院，推展文教，中華傳統文化首度大規模傳入本島，是爲臺灣早期漢學及書法發展的啟蒙初階。」[2] 可惜在書法方面並沒有顯著的發展。

西元 1683 年，明鄭延平王鄭克塽舉國降清，西元 1684 年，臺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隸屬福建省。但清領臺灣初期，僅將臺灣視爲邊陲之地，並未積極的建設經營，教育行政機構更是寥寥可數，因此在臺人民甚少接受文化教育，當時的書家主要是渡海來臺擔任官職的流寓官吏。至清雍正 6 年，福建漳州人郭光天率子弟兵至桃仔園屯墾，漢民族移民人數漸增，文教初設；然清代統治的二百餘年間，桃園始終屬於隣邑附地，文教相關的建設軌跡，僅能於所屬各邑文獻中見之。[3]

清代臺灣之正規教育設施有五種，分別是儒學、書院、義學、書房、社學。其中最正式的爲「儒學」，爲地方政府官辦的學校機構，府儒學屬於知府，縣儒學屬於知縣；[4] 至清雍正元年（1723），桃園地區隸屬淡水廳，廳有儒學。然臺灣由於遠處海外，儒學不興，士人特重視書院的成立，書院以教授四書、五經、經史、古文、詩賦爲主，設立目的爲讓學子能在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5] 據《淡水廳志》記載清領時期的桃園書院共有兩所，一爲明志書院，「在廳城西門內。原在興直堡新莊山腳，永定縣貢生胡焯猷舊宅，乾隆二十八年，胡焯猷捐置義學，名曰『明志』。並捐充學租，同知胡邦翰詳建書院。」[6]；一爲學海書院，「在艋舺（今萬華）街南，原名文甲」。[7]

自隋唐開科取士以來，科舉制度成爲士人求得一官半職的主要途徑，清代開始，科舉制度傳至臺灣，學童入學之動機，除部分爲學習基礎教育之外，多爲求將來能謀生立業，期以功名獲光宗耀祖之階。[8] 能在科舉考試及第，身分將陡然上升，因此文風漸盛。[9] 連橫《臺灣通史》記載：

> 四民之子，凡年七、八歲皆入書房，蒙師坐而教之。先讀三字經或千字文，既畢，乃授以四子書，嚴其背誦，且讀朱註，為將來考試之資。其不能者，戚以夏楚。又畢，授詩、書、易、三經及左傳；未竣而教以制藝，課以試帖，命題而監之作。肄業十年，可以應試。其聰穎者則旁讀古文，橫覽史乘，以求淹博。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以考試為一生大業，克苦勵志，爭先而恐後焉。[10]

記錄當時學子應考之實際情況，此現象成爲推行地方教育之原動力，亦帶動地方的文教發展。

清代康熙至雍正年間的書風「並無明顯的跡象可循，對碑帖的資料獲得尚未普遍，當時少數諸家的書風仍隨中原帖學之風，且與中原地區自唐至清初千百餘年間的傳統一致，以二王、晉唐爲骨幹。」[11] 至道光三年（1823）產生了全臺第一位進士——新竹鄭用錫，一時之間全臺興學風氣大盛，而書法又是讀書寫字的媒介，因此也隨之逐漸受到重視；在此之後臺灣參加科舉制度人數漸增，全臺紛紛出現許多進士、舉人、與秀才。

再加上當時板橋林本源家族，「因常往返浙閩經商，除了帶動臺灣茶業興盛的生意興起，在清末板橋設置大觀學堂及漢文詩社的詩歌朗誦，亦帶動北部地區科舉考試等文風的興起。」[12] 他們不惜重本，陸續禮聘大陸書畫名家，如呂世宜、謝琯樵等來臺擔任教席，也因此帶來大量的碑帖，造就臺灣書法風氣的逐漸盛行。

此時期臺灣書畫藝術的表現上，除了傳承自中原正統書風以外，另一大特色便是閩習的風格。崔詠雪言：「臺人之閩習風尚……包含了臺島的草根性特色，是一種發自內在的移民潑辣感情。臺島開荒立業，幾乎是來自浙閩中原人士，其遠離鄉土，深入蠻荒之地，開疆拓土，在初期物質及天然環境條件不佳的狀況之下，多少塑造了刻苦耐勞，獨立冒險的堅忍質素，也成爲臺灣民族感情的潛在力量。」[13] 臺籍文士登科人數逐漸攀升，書家多仿效前輩書風，大抵屬於閩習風格。

三、清領至桃園遊宦文士

清領時期桃園地區相較鄰近的臺北與新竹而言，非繁榮之地，本節列舉曾到此遊覽，或是路過此地的官吏或遊宦人士，包括武隆阿、林占梅、劉銘傳、施士洁、陳衍等五人，蒐羅其留下的相關詩作或書蹟，可作爲記錄桃園書法發展的相關資料。

---

[1] 賴澤涵總編纂，《新修桃園縣志．藝文志》（桃園：桃園縣政府，2010），頁 55。

[2] 杜忠誥，〈書法在臺灣〉，《中華書道》，第 68 期（2010）：頁 13。

[3] 賴澤涵總編纂，《新修桃園縣志．教育志》（桃園：桃園縣政府，2010），頁 1。

[4]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頁 11。

[5] 賴澤涵總編纂，《新修桃園縣志．教育志》，頁 5-6。

[6]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卷 5。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2022 年 7 月檢索）。

[7] 同上註。

[8]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頁 33。

[9] 林玉体，《新臺灣教育史》（臺北：文景書局，2020），頁 57。

[10]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衆文圖書，1979），頁 269。

[11] 崔詠雪，〈臺灣早期書法風格的發展（1662-1945）〉演講語音稿，國立臺灣美術館藝文活動平臺網，https://event.culture.tw/NI/RegistratiTMOFA/portaon/C0103MAction?useLanguage=tw&actId=51041&request_locale=tw（2001 年 1 月 20 日發表，2021 年 10 月 18 日檢索）。

[12] 陳思婷，〈清末臺灣書畫風格研究〉，《書畫藝術學刊》第 28 期（2020）：頁 94。

[13] 崔詠雪，〈臺灣早期書法風格的發展（1662-1945）〉演講語音稿，國立臺灣美術館藝文活動平臺網，https://event.culture.tw/NI/RegistratiTMOFA/portaon/C0103MAction?useLanguage=tw&actId=51041&request_locale=tw（2001 年 1 月 20 日發表，2021 年 10 月 18 日檢索）。

（一）武隆阿

武隆阿（？ -1831），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提督七十五子。[14]《清史稿．本紀十七》記載：「秋七月癸巳（1826）……命武隆阿爲欽差大臣赴臺灣。」[15] 清嘉慶年間任福建臺灣鎮總兵官，《清史稿．列傳一百五十五》曰：「（嘉慶）十年，授廣東潮州鎮總兵。時海盜充斥，仁宗以武隆阿勇敢，故使治之。……既而總督那彥成招降盜首李崇玉，予四品銜守備劄，而以武隆阿捕獲聞。事覺，坐降二等侍衛，赴臺灣軍營效力。十一年，偕王得祿等擊蔡牽於鹿耳門，敗之，遷頭等侍衛，授臺灣鎮總兵。二十五年，母憂，回旗。」[16] 在嘉慶年間剿匪平亂匪，經過桃仔園（桃園舊名）武陵橋、龜崙嶺等地，曾短暫紮營於龜崙嶺的壽山巖一帶，當地居民爲了紀念他平亂有功，便把壽山以東之地命名作「武陵」，桃園的「武陵橋」便是以他命名的；而在日治時代建設的武陵公學校（今桃園國小）、武陵里，以及戰後創建的武陵高中等，也都是以「武陵」命名之地名或建築物（華順發，2015）[17]。

武隆阿留於桃園廟宇之書跡，可見於桃園景福宮〈赫聲濯靈〉一匾（圖 1），此匾書於嘉慶 18 年，匾額四字格局堂正，筆畫厚實，頗有端整莊重的廟堂氣象，爲館閣體書風。《明清時代臺灣書畫》一書收錄其作品一件，內容作「花如解語還多媚，石不能言更可人。」（圖 2）語脫胎自宋代陸游〈閒居自述〉之句：「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此作爲草書七言對聯，用筆方圓兼施，爲王羲之一派，清朗秀雅的章草書風。

（二）林占梅

林占梅（1821-1868），字雪村，號鶴山、巢松道人，幼名清江，祖籍福建同安。道光元年（1821）出生於竹塹商賈之家，熱心公共事務，精通琴棋書畫，修築「潛園」，爲當時新竹文人主要的聚會場所，與鄭用錫的北郭園並稱爲竹塹八景之二：「潛園探梅」與「北郭煙雨」[18]，可惜現今都已不復見，著有詩集《潛園琴餘草》。

林占梅曾至壽山巖觀音寺，作〈小憩龜崙嶺觀音菴題壁〉一詩：

拾級上層巔，塵襟一灑然。篁幽陰夾道，樹老幹參天。汲水僧烹茗，焚香客問禪。我來欣晚眺，暮靄裊炊煙。

此詩描述至壽山巖觀音寺小憩一事，壽山巖觀音寺位於桃園市龜山區嶺頂村，嶺頂舊名作「龜崙嶺」，此寺廟爲桃園地區最古老的廟宇之一，於清乾隆年間興建，是國定三級古蹟。曾作〈暮抵桃仔園口號〉一詩，詩云：

驅車出北門，黃葉清秋路。西嶺入斜陽，行花沾草露。涼月影藏雲，寒風聲在樹。乘夜過前村，犬吠人驚顧。不說來道長，反言行太暮。是非安足論，低頭惟疾走。嘆我轗軻身，致招俗人忤。但願息兵烽，翛然脫塵務。[19]

[14]《清史稿．列傳一百五十五》，https://ctext.org/zh（2021 年 10 月檢索）。

[15]《清史稿．本紀十七》，https://ctext.org/zh（2021 年 10 月檢索）。

[16]《清史稿．列傳一百五十五》，https://ctext.org/zh（2021 年 10 月檢索）。

[17]〈桃園各界替古蹟橋命名〉，臺灣大紀元時報，2015 年 07 月 30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5/7/30/n4492301.htm（2021 年 10 月檢索）。

[18] 李郁周，《臺灣書家書事論集》（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2002），頁 5。

[19]《全臺詩》，第 8 冊，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臺，https://db.nmtl.gov.tw/site5/querytwp（2021 年 10 月檢索）。以下《全臺詩》資料皆引用自此。

此詩應爲林占梅由新竹至臺北南北奔波時，途經桃園所作之詩，詩中提到「但願息兵烽」，推斷此詩寫於戴潮春事件期間（1862-1863）。詩作前半段寫所見之景，由景入情，「寒風聲在樹」一句，道出秋夜的寒冷，同時也暗喻了內心的蕭瑟。詩的後半段抒發身陷是非之中，「嘆我轗軻身，致招俗人忤。」感嘆自己困頓不得志的失意之情。「但願息兵烽」一句，不僅是希冀停止戰火，也暗自期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是非之事能盡快平息。又曾作〈衝寒過楊梅村遇雨〉一詩：

薄暮過荒村，茅簷護竹垣。人寒如鷺立，犬健作熊蹲。老樹風前舞，濃雲嶺上屯。滑泥行不得，聽雨倍消魂。[20]

此詩推測爲林占梅從竹塹北上視察土地田產，路過楊梅時所寫。楊梅村，爲今桃園市楊梅區。在寒冷的冬季，經過楊梅地區時正逢大雨，眼前風寒雨驟，內心更覺惆悵消魂。詩中提到的楊梅景象，是荒涼的村落，也許因雨而倍感荒涼，但也可證得當時的楊梅地區是個人煙不稠之地。

林占梅書蹟可見於新竹法蓮寺「大丈夫身」一匾（圖 3），書於咸豐戊午（1858）之秋，爲筆力渾厚的館閣體書風。

（三）劉銘傳

劉銘傳（1836-1896），字省三，室號盤亭、大潛山房，諡號壯肅。淮軍將領，首任臺灣巡撫。連橫《臺灣詩乘》卷五記載：「（劉銘傳）曾至大嵙崁蓮座寺，見其山水奇秀，迴絕塵寰，流連竟日，手書一聯曰：『一品名山，萬年福地』，今尚存。」[21] 大嵙崁蓮座寺即蓮座山觀音寺，位於桃園市大溪區，爲桃園市三級古蹟；入寺前須先踩踏著高聳的「百步雲梯」，登上蓮座山，能遠眺層巒疊嶂，俯瞰大嵙崁溪流，風景秀麗，因此劉銘傳留下「一品名山，萬年福地」一聯，而今卻無法在蓮座山觀音寺見得劉銘傳書跡，目前所見在正殿楹柱上有刻有「萬年福地，一品名山」，落款題作「甲辰年」（1904），對照劉銘傳年表，此作並非劉銘傳所留。

（四）施士洁

施士洁（1856-1922），字應嘉，號雲舫，又號喆雲，晚號耐公，又號楞香行者。家族原籍爲中國泉州府晉江縣西岑村，臺南米市街人，爲進士施瓊芳之子。光緒二年（1876）舉人，翌年成進士，是臺灣科舉史上唯一的一對父子進士，授內閣中書，後返臺，掌彰化白沙書院、臺南崇亭、道學、海東書院；長於詩，與許南英、丘逢甲同爲臺籍三進士，合稱「清季臺灣三大詩人」；後應聘入臺灣巡撫唐景崧幕；乙未割臺（1895）後，攜眷內渡，避居岑江，民國十一年（1922）病逝於鼓浪嶼。[22]

施士洁曾於光緒 5 年（1879）左右途經桃園，作〈桃子園〉一詩，詩云：

茅店鬻田具，柴門當酒壚。穿牆松幹古，近水稻花腴。浣女沿溪跪，村雞上屋呼。書聲出深竹，入耳半嫩隅。[23]

全詩寫出農家的質樸風貌，看不見人聲鼎沸的喧囂，只見純樸的農村景象，豐收的稻穀，於溪畔洗衣的婦女，從竹林深處傳來琅琅讀書聲，也許是以客語朗讀，因此施士洁聽不懂，但在這恬靜的農村中，予人如入世外桃源之感。

[20]《全臺詩》，第 7 冊。

[21] 連橫，《臺灣詩乘》，卷 5。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zh（2021 年 5 月 31 日檢索）。

[22] 參考鄭國瑞，《臺灣書法家小傳 (1662-1945)》（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13 年 9 月初版五刷），頁 83。

[23]《全臺詩》，第 12 冊。

施士洁的書跡可見於劍潭古寺旁的林園內，此林園保存著舊有的石碑與石柱，其中刻有施士洁書跡的石柱下方破裂，並未完好保存，十分可惜。石刻內容爲：「滄桑經佛眼銷磨劍……」（圖 4），「劍」字下方尚有殘留的筆畫，是未完整的語句，落款作：「辛酉孟春六十七叟施士洁」，書於辛酉年（1921），時年六十七。正文與落款皆帶有隸書蠶頭燕尾的筆意，結體緊湊，筆畫厚實。《明清時代臺灣書畫》一書收錄其作品〈紅豆七律六首〉楷書詩稿一件（圖 5），爲小字楷書詩稿，此爲「施士洁從廈門參加臺南詩社活動之投稿」[24]，字體方正、美觀，爲有清一代科舉取士的館閣體風格。

（五）陳衍

陳衍（1856-1937），名尹昌，字叔伊，號石遺，福建侯官人，光緒八年（1883）年舉人，二十年（1894）臺灣巡撫劉銘傳聘之入幕，劉銘傳章奏文皆出自其手，暇時與淡北地區名士相唱酬，致力於北臺詩教，著有《石遺室詩集》、《文集》，並輯有《近代詩鈔》，編有《遼詩紀事》、《金詩紀事》、《元詩紀事》等。工書法，筆力圓麗，氣勢和平，堪稱妙筆。[25]

陳衍受當時臺灣巡撫劉銘傳之邀來臺，參與「開山撫番」事務，至桃園大溪視察時，曾作〈自大嵙崁行達加九岸大營〉，詩云：

> 言從大嵙崁，策杖加九岸。主人曰聞戒，兵衛資蔽捍。初逢野番來，裸裎髮披散。腰間皆佩牛，
> 玃顧目殊睆。領之俾馴擾，亦自啟笑粲。路轉竹頭角，昏黑榛莽亂。叢叢罷可隱，敢以伏戎玩。
> 當關一失險，枯朽盡為難。蠢爾鳥獸群，亦有教猱歎。[26]

此首詩是以統治者的視角，描寫原住民爲「裸裎髮披散」的野人，甚至將他們視爲「鳥獸」之類，詩中使用許多貶抑原住民的詞彙，認爲統治者應守住天險，以防原住民作亂。清朝自牡丹社事件（1874）後，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來臺處理臺灣建設，其中「開山撫番」政策便是針對原住民進行管理控制，從此首詩可看出原住民與漢人統治者相互對立的狀態。《振玉鏘金》收其作品一件（圖 6），書於癸酉年（1933）。此作點畫圓潤，提按明晰，字形採取縱長體勢，更見挺拔昂揚之感。

四、清領桃園在地書家

清領時期桃園文人雅敍或以書會友的開瑞，於桃園舉人李騰芳中舉前後（1865），此文化風氣已形成，對於桃園地區整體文化現象，具鼓舞作用。尤其以大溪地區的文學、工藝、及書畫藝術，都產生了相當的掖助與鼓舞效應。[27] 本節列出清領桃園在地著名書家，皆是科舉出身之文人，包括中秀才的廖希珍、呂鷹揚，中舉人的李騰芳、余春錦和余紹賡父子，以及中進士的陳登元，科舉人才所留下的墨寶留存於世，陳欽忠提出這些珍貴的史料「不僅代表立身行事的門面，更與書法風氣的發展息息相關，深具學術研究與藝術欣賞價值。」[28] 筆者蒐集書籍資料，或實地拍攝書家遺留在古蹟寺廟的書跡，並分析其書法風格與特色。

[24] 黃華源，〈清末到日治（1885-1945）社會變遷下的臺灣書法發展考察〉，《書畫藝術學刊》，第 10 期，頁 162。

[25] 鄭國瑞，《臺灣書法家小傳 (1662-1945)》，頁 130-131。

[26] 《全臺詩》，第 11 冊。

[27] 賴澤涵總編纂，《新修桃園縣志．藝文志》，頁 58。

[28] 陳欽忠，〈如椽心畫——張平沼珍藏清代翰林等名家書法述介〉，中興大學藝術中心編，《清代狀元翰林名家墨寶展專輯》（臺中：興大藝術中心，2009 年），頁 6。

（一）李騰芳

李騰芳（1814-1879），本名有慶，字香閣，號蘭亭，生於嘉慶 19 年（1814）。李騰芳於咸豐 6 年（1856）中秀才，時年 43 歲；咸豐 9 年（1859）捐得貢生；同治 4 年（1865）至福建參加鄉試，中第二十一名舉人，獲同年臺灣出身的士人中最佳成績，「騰芳」便是中舉人時清皇帝所賜的官章。

李騰芳古宅於咸豐 10 年（1860）開始興建，落成於同治 3 年（1864），至今已超過一百六十年的歷史；古宅位於桃園市大溪區，爲國家二級古蹟，也是桃園市唯一的國定古蹟，不僅保存了珍貴的歷史資料，也是建築與書法之美的共存。李騰芳遺留於後世的墨蹟並不多見，主要集中於李騰芳古宅的牆面、匾聯及書卷泥塑上。古宅裡共有四個匾額，分別書寫「肇慶堂」、「明經」、「大夫第」、「文魁」。

其中「肇慶堂」供奉李家牌位，爲李氏後代祭祀的廳堂，現已不開放遊客參觀，筆者僅能遠處拍攝「肇慶堂」匾額，此匾上款作「同治元年壬戌桂月穀旦」，下款作「後裔敬書」。根據《2003 傑出客籍美術家邀請展專輯畫冊》一書記載：「同治元年（1862）立的『肇慶堂』楷書匾，廳堂神龕上、神龕兩側的楷書對聯『萃子孫於一堂序昭序穆，祀祖宗于百代報德報功』。雖然匾與聯未落款，但據研究推測，認爲以題字時間及字體風格研判，無論匾聯應出自一家，一般認爲應爲詩文書法，均能自成一家的李騰芳之手。」[29] 而下款蓋有兩顆印，上方爲二字印，下方爲四字印，可惜此二印的字形已難以辨識，上方印應是刻李騰芳的字「香閣」，下方印應是刻「李騰芳記」，因爲匾額爲木刻，李騰芳的書跡經過了工匠之手，再歷經修補，或許工匠是依樣畫葫蘆，因此錯誤百出，只略具形體而無法明確辨認。值得一提的是，肇慶堂內龍邊的牆內有一幅壁書，是呂傳琪所書，據賴俊雄〈李騰芳古宅內呂傳琪的壁書四屏〉一文中提到：「呂傳琪的父親呂建邦是李騰芳的外甥，李騰芳中舉以後被召集來李家幫忙打點庶物。」[30] 可知日治時期的書家呂傳琪有深厚的家學淵源。

而位於正廳的「明經」匾額，爲咸豐九年（1859）李騰芳捐貢生時所立，上款作「欽命 福建布政使司裕 閩浙總督部堂慶 福建巡撫部院瑞 彙奏輸餉奉」，據清季職官表查詢系統 [31] 查得三官吏分別爲裕鐸、慶端與瑞璸。下款作「准由附生報捐貢生 己未年李騰芳立」。「大夫第」匾額，則立於同治三年（1864），因李騰芳的父親李柄生得「奉直大夫」之封贈，匾額右上方有一印「□□高陞」，下款作「甲子年立」。「文魁」匾額，立於同治四年（1865），李騰芳時年 53 歲，中第二十一名舉人，上款作「爲監協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徐宗幹」，下款作「同治四年補行甲子正科中式二十一名舉人李騰芳立」。此三個匾落款皆爲「立」，或爲他人所書。

從左院門入口進入李騰芳古宅，右側即是奎壁聯輝書房，相傳爲李騰芳昔日讀書之處，門楣橫批有「奎壁聯輝」四字（圖 8）；清代科舉取士，書法必須爲烏、光、黑的館閣體書風，上述李騰芳四個匾額與書房「奎壁聯輝」一匾皆是此風格，字體端正渾厚中略帶行書筆意，增添些許活潑靈動氣息。

廳堂簷廊的兩側牆面上，有李騰芳寫於同治元年的「寓居盡享家庭樂，斗室渾含天地春」的行草書對聯（圖 9），左側有落款作「壬戌之秋月書」，下畫「香谷」、「主人畫」兩顆墨印。此作字體端正，筆畫渾圓，提按明晰，筆力雄健，竣厚而不板滯。款字小行書，靈動活潑自在，頗有雅逸之趣。

廳堂右外側的門口，上有「清風」匾及行楷對聯「傳家有訓惟存厚，處世無奇但率眞」（圖 10），

[29] 莊錦華編，《2003 傑出客籍美術家邀請展專輯畫冊》（臺北：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2003），目錄。

[30] 賴俊雄，〈李騰芳古宅內呂傳琪的壁書四屏〉，《中華書道》（2013），頁 15-19。

[3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清季職官表查詢系統，http://doi.org/10.6681/NTURCDH.DB_SSOP/Service（2015 年，2021 年 9 月檢索）

左外側的門口，上有「天趣」匾及行楷書聯「入簾花氣論詩後，罨戶雲容讀書初」（圖 11），是兩組書寫形式相同的作品。從作品中字形大小統一協調，端整厚重。直書牆面而能書風一致，可見書家功夫不俗。以書法風格而言，仍不脫館閣體氣息；惜無書家情性與書法藝術的表現，或是時代科舉取士，書寫風氣如此之故。

門廳的牆堵上寫有行書「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圖 12），語出自王羲之〈蘭亭序〉之文，寫王羲之詩句，又自號「蘭亭」，可看出李騰芳對王羲之的喜愛。儘管如此，觀此作書法風格、意趣，無一字與右軍「蘭亭集敍」有絲毫關聯。此作筆畫雖然厚重，但映帶靈活，略無滯澀板硬之感；然此作中「山」字爲構件的獨體、合體字計有「崇」、「山」、「峻」、「嶺」四字。其筆順、字形雷同；且「林」字、「竹」字亦多衍筆。可見李氏草書造詣拙於行楷書。

又門廳間有楷書聯「肇啟宗祠永膺多幅，慶延世代長發其祥」，取「肇慶堂」的「肇、慶」二字作爲嵌首的對聯；門廳正面的左右窗牖各有泥塑書卷及對聯，匾額爲「天寶」，對聯作「函關紫氣家聲遠，采石清風世澤長」；匾額爲「物華」，對聯作「月宮香屋歸新宇，眉嶂奇峰映□□」，此一聯經過歲月的風化，字跡已斑駁不清，其中「香、屋、新、宇，峰」等字徒留淡淡磨痕，尚能依稀認出其字，唯下聯的最後兩字則是已模糊難辨。「物華」、「天寶」，出自唐．王勃〈滕王閣序〉：「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李騰芳以萬物精華化爲天上寶氣，期許此地山川靈秀，而有俊傑人才。

除了李騰芳古宅保存了其書跡之外，李騰芳也曾於同治癸酉年臘月穀旦（1873）爲大溪福仁宮書「護國保民」榜書之作（圖 13），此匾雖經工匠加工，無法呈現原作風貌，但是仍遺留筆畫厚重，下筆剛勁有力，甚是難得。此作結構緊湊，字體大小疏密安排妥當，符合科舉取士「方正、等大、雍容、圓潤」的審美標準，是偏向顏魯公風格的館閣體，並略帶行書筆意，使作品厚重中增添些許活潑靈動之感。

（二）余春錦

余春錦（1821- ？），字元郎，中壢人。[32] 清咸豐八年（1858）舉人。咸豐九年（1859）鄉薦大桃教諭。[33] 中壢仁海宮正殿的「海國長春」匾（圖 14），出自余春錦之手。[34] 此匾立於清同治十年辛未孟秋穀旦（1871），由建造廟宇總理庠生王國華暨街莊衆信士仝立。此作爲行楷書，用筆厚重，行筆間帶有行書的筆意，在運筆間呈現飛白，帶有速度感，爲厚重的榜書添增一些靈活飛動的樣貌。《翰墨珠林——臺灣書法傳承展作品集》收錄其作品一件，爲行草書對聯，內容作「栽竹盡成新鳳尾，種松皆作老龍鱗」（圖 15），筆力強勁，運筆流暢，映帶自如，下聯「龍鱗」二字運筆速度快，多枯筆，呈現飛白，一反科舉制度下盛行烏黑方正的館閣體書風，較能展現個人的才情特色，可惜書籍呈現的作品中，末字「鱗」的最後一筆「豎畫」被截斷，無法完整呈現書法原貌。而落款作「曉雲余春錦」，觀《中壢市發展史》、《桃園縣志》及《新修桃園縣志．藝文志》皆未有字號「曉雲」的記載。

（三）陳登元

陳登元（1842- ？），字君聘，號心齋，別署耕蘭室主人，淡水廳紅毛港沙崙鄉（今桃園市大園區沙崙）人。移居士林，農家子。受業於鄒愼修等，淡水廳附生，光緒二年（1876）舉鄉薦，十三年劉銘傳爲巡撫，辦西學堂，延爲講席。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三甲第五十名進士，[35] 欽點爲山東知縣，因道遠，不就。1897 年《臺灣日日新報》刊登「臺紳歸清」新聞，報導中提到「本年五月八日爲臺民定籍之期，臺北各仕紳志奮功名者，多向清國內渡，進士陳登元……諸紳士皆定約回歸清國。」[36] 同年《臺灣日日新報》亦刊載：「臺北清國時已登進士第應殿試者，惟八芝蘭士林街陳登元一人，前年避亂航海，寓居廈門。」[37] 可知陳登元於《馬關條約》後便回至廈門。

陳登元書跡可見於桃園大溪蓮座山觀音寺，建於壬子年（1852）的仁壽宮前的石亭楹柱：「仁山智水千祥集，壽國佑民萬物豐」（圖 16），爲七言楷書對聯，筆畫工整，結構端正，正是當時科舉制度下強調「工整、勻稱、方正、光潔」的館閣體，可惜落款字型較小，因年代久遠之故，顯得字跡較爲模糊。

《翰墨珠林——臺灣書法傳承展作品集》收錄〈雷起泉鳴〉行書對聯一件（圖 17），爲七字對聯，聯曰：「雷起鼻端秋枕石，泉鳴指下夜彈琴。」此連楷書中帶有行書筆意，與仁壽宮前的對聯相較，用筆更爲靈活流暢，輕盈自然，筆畫間輕重對比較大，落款以草書寫成，書風清朗秀逸，有文人書法的氣息。

（四）余紹賡

余紹賡（1860-1922），號亦皐（皋），爲余春錦之子，父子皆爲舉人。《新修桃園縣志》記載余紹賡「字元皋」。[38] 筆者查閱《臺灣日日新報》，常以其號「亦皐」見報。十二歲能詩文，光緒 8 年（1882），二十三歲中舉人。「俊秀敏捷，人稱神童。」[39]《臺灣通史》卷 34 記載楊克彰時曾提到「（光緒）十六年，大府議修臺灣通志，飭各縣開局採訪，與舉人余亦皐纂淡水縣志。」[40] 日治時期曾任淡水縣參事、新竹州參議、中壢輕便車會社、桃園產業會社董事。[41]

此外，據《臺灣日日新報》刊登，明治四十年（1907）曾擔任楊梅壢鹽務支館；[42] 大正二年（1913）任萬基公司製腦主事；[43] 大正六年（1917）三月，任桃園廳參事期間，見桃園婦人國語練習會大有成績，因此也在中壢創設婦人國語練習會。[44] 同年六月，參加中壢第四回國語練習會。[45] 余紹賡也常參與公衆事務，譬如明治三十九年（1906），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卸任，「全島市民感後藤民政長官治臺功績」，期望能爲後藤新平建設壽像，壽像建設序文末，有臺灣全島紳商士庶共五十八人署名，余紹賡亦在其中。[46]

[32] 賴澤涵總編纂，《新修桃園縣志．藝文志》，頁 60。

[3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2 年（1899）5 月 7 日，日刊，版次 5。

[34] 余遠新主編，《余氏大宗譜》（桃園：桃園縣余氏宗親會，1975），頁 15。

[35] 清代進士列表，https://www.wikiwand.com/zhcn/%E6%B8%85%E6%9C%9D%E9%80%B2%E5%A3%AB%E5%88%97%E8%A1%A8#/google_vignette （2022 年 5 月檢索）。

[3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0 年（1897）4 月 27 日，日刊，版次 1。

[37]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0 年（1897）12 月 12 日，日刊，版次 11。

[38] 賴澤涵總編纂，《新修桃園縣志．藝文志》，頁 62。

[39] 桃園縣文獻委員會編，《桃園縣志．卷五文教志》（桃園：桃園縣文獻委員會，1967），頁 670。

[40] 連橫，《臺灣通史》，卷 34。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zh（2021 年 10 月 6 日檢索）。

[41] 桃園縣文獻委員會編，《桃園縣志．卷六人物志》（桃園：桃園縣文獻委員會，1968），頁 36。

[42]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 年（1907）3 月 30 日，日刊，版次 1。

[43] 公共圖書館《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將此則報紙關鍵詞誤植爲「金亦皐」。

[44]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1917）3 月 3 日，日刊，版次 6。

[45]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1917）6 月 16 日，日刊，版次 3。

[46]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1906）10 月 3 日，日刊，版次 3。

余紹賡也曾出席新竹鄭家[47]與艋舺區長吳氏令堂的葬禮，在吳氏令堂葬禮任題主，即書寫神主。[48]

《臺灣日日新報》〈臺秀錄——縉紳紀實其三十一〉曾刊載：

> 余紹賡，號亦皐，臺北桃澗堡舉人也，封翁諱春錦，咸豐己未領鄉薦大桃教諭，賡少豕（案：「承」字之誤）庭訓，穎悟過人，年未冠補博士弟子員逾年，壬午秋闈報捷封翁猶在堂也。家風淡泊，安之若素，當軸慕其名趣造訪焉，地方公事必賴贊襄，究不肯恃勢凌人，於中取利，觀前年挈眷避難，濒行之時，鄰里鄉黨雖各有所餽贈，亦必凜臨財毋苟之戒，則生平之砥礪廉隅，即此可見已。[49]

〈臺秀錄〉明確指出刊登的宗旨：「臺灣山川磅礴，鍾毓英秀，夙號人文淵藪，則雖僻壤遐陬，不少高人逸士，第自兵燹以來，或風流雲散，或匿跡銷聲，掩於庸耳俗目之間，何可勝道？方以地方綏靖，治化昌明。政府徵文考獻正，不忍令其漂沒無傳耳，本館是今志切表彰，情殷採訪各處紳士，果有自善戇行，足以矜式里閭，本館查明履歷事實，隨時登錄，將來並卽彙訂成編，俾垂久遠，未始非發潛德幽所之意也。」可知此欄報導的目的是爲彰顯被隱沒的良善之人及其言行。此文記錄余氏家風淡泊，地方公事常須請教其意見，且能公正不阿；當離鄉避難之時，對於鄉民的餽贈也能臨財不苟，可看出其方正的品性。

《桃園縣志》及《新修桃園縣志》皆無紀錄其卒年，筆者查閱《臺灣日日新報》，於大正 11 年（1922）4 月 18 日曾刊登一篇「本島唯一舉人　余亦皐氏の葬儀」，文中提到本島出身的清朝時代舉人，新竹州中壢郡中壢庄余亦皐氏「去月二十五日死去」[50]，可知余紹賡是卒於 1922 年 3 月 25 日，葬儀的列席者包括公學校職員生徒等人，中壢書家秀才吳榮棣也出席在內。

余紹賡留於桃園的書跡存於中壢仁海宮正殿之「澤遍群黎」一匾，爲顏、柳書風；壽山巖觀音寺之對聯「壽母共慈悲拯救生靈離苦難，山巖空色相翻成幻境悉莊嚴」（圖 18），落款作：「大正伍年丙辰孟夏月立　壬午科舉人余紹賡撰書」，此幅對聯書於大正五年（1916），時年五十七；爲一楷書之作，筆畫有勁，方筆圓筆靈活運用，結構方正端整。余紹賡作爲一個具有科舉考試功名的仕紳，並在日治時期投身教育，在中壢創設婦人國語練習會，推動社會教育不遺餘力，在地方上具有一定影響力。

（五）廖希珍

廖希珍（1862-1917），乳名阿妹，大溪人，生於清同治元年（1892），卒於大正六年（1917）。幼時聰穎好學，博聞強識。桃園大溪人，生於書香門第，清朝之秀才。《桃園縣志．卷五文教志》稱廖希珍「因恥於日人統治，便以教授書法，宣揚國粹於鄉里，其字遒勁，有讓人見其書法如見其人之文采。」[51]光緒十二年（1886）中秀才。明治三十二年舉用大嵙崁公學校教師，暫時退休，三十九年再襲其職。明治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於臺北縣廳內授佩紳章。[52]著有〈大嵙崁沿革誌〉、〈大嵙崁區內概要〉。

[47]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3 年（1914）2 月 27 日，日刊，版次 7。

[48]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3 年（1914）10 月 9 日，日刊，版次 3。

[49]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2 年（1899）5 月 7 日，日刊，版次 5。

[50]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1922）4 月 18 日，日刊，版次 2。

[51] 桃園縣文獻委員會編，《桃園縣志．卷五文教志》（桃園：桃園縣文獻委員會，1967），頁 215-217。

[52]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3 年（1900）2 月 17 日，日刊，版次 2。

據大溪耆老口傳，大慶洞門之匾額，亦是廖氏手書，再由工匠鐫刻；惜筆者實地探訪，今日大慶洞門口之字已是後人重新翻修過，由電腦集字的字樣。有未刊登遺作〈大嵙崁沿革誌〉及〈廖希珍詩文集〉。

據明治三十八年（1905）《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廖希珍曾參與大嵙崁街的詩社——「崁風吟社」，此詩社是由日本公醫木村武次郎氏、壽山氏、長岡氏，以及大溪在地紳士文人呂鷹揚、王式璋、江建臣、洪子欣、黃玉麟、洪鏡堂等人共同創立的，每星期聚會一次，在下午二時卽題賦詠，然後公開評點，又分甲乙，出兩個課題，限每星期六交卷，其課題於當天以郵寄方式分送四方，包括三角公醫、龍潭坡、八塊厝、桃園，已履約三十星期，卽七個半月了；陰曆八月中，崁風吟社重捐資金，於田心仔庄之山半築一亭曰風咏亭，能俯視崁津，景色映目。涼亭落成式之日，臨席者數十名，濟濟多士，醉詠而歸，又得籤贈物品。日興月盛，每至詩期，由四方郵送者日益增多，可見當時文風之盛。[53]明治四十年（1907）《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木村公醫任大嵙崁公醫五年，將辭職東歸的消息，衆人賦詩贈別，廖希珍亦有詩云：「詩卷百篇藥一囊，壽人壽世到臺疆，而今欲返南來駕，令我臨歧幾斷腸。」[54]可看出廖希珍與日本公醫的深厚交情。

又明治四十一年（1908）《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亦言及廖希珍，云：「大嵙崁學校於本月一日行開業式，岡本校長整理校務，以期桃李競榮，囑漢文教師廖希珍等竭力鼓舞，以廣招徠，現聞生徒增加約數十名，此後必多有來者，該校若盡蒐羅山陬一帶子弟，入其範圍，陶成其文明之風，不染山蠻之氣，他日爲循良之民，是亦教化之效焉。」[55]提及廖希珍任教於大嵙崁公學校，在書法上極力教學，帶動文風，功不可沒。

（六）呂鷹揚

呂鷹揚（1866-1923），字希姜，原籍福建漳州南靖人。呂氏十二世先祖夏珍公於康熙、雍正午間渡臺，辭世後葬於下港。[56]傳至十七世呂鷹揚時，則居於大溪。《臺灣列紳傳》記載：「以農興家，生於隴畝之間，讀書慧敏，千章立誦，光緒癸巳考試中式，取錄優等選中，補爲廩膳生，設筵授徒；乙未滄桑之變，率先表誠，勵衆蟬脫舊習。明治三十年（1897）桃園國語傳習所方設分教場於大嵙崁，斷然閉鎖家塾，令其子弟悉入學於分教場，同年授佩紳章。三十二年任用街長及公學校令實施，自擲百金而掌其創始，又兼任教師。刻苦勉勵，圓通融合，隨時處宜，旣非清朝舊學士之風，文華煥發，脫穎於騷壇，風流儒雅，吐屬皆珠璣。」[57]

呂鷹揚的書跡可見於《總督府公文類纂》，三十二歲時受聘爲「臺北國語傳習所大嵙崁分教所」教員所附的履歷書（圖 19），內容記載自己的求學經過與重要經歷，九歲開始拜師學習四書與詩經，十二歲學習朱熹註解的《易經》，十五歲習讀朱註《尚書》和《春秋》、《禮記》，可看出其家庭對他從小的用心栽培，且「自幼聰穎不凡」[58]，在清領時期便奠定了深厚的學問基礎；二十一歲始擔任教職，明治 25 年（1892）五月考取秀才，隔年九月「以優等補廩膳生」[59]，明治 30 年（1897）受領紳章，同年

[53]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1905）10 月 1 日，日刊，版次 5。

[5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 年（1907）7 月 6 日，日刊，版次 1。

[55]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1 年（1908）4 月 7 日，日刊，版次 4。

[56] 呂芳澧編，《北田房呂氏族譜》（桃園：祭祀公業呂達川，1996），頁 362。

[57] （日）鷹取田一郎 著 ，《臺灣列紳傳》（桃園：華夏書坊，2009），頁 97-98。

[5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1906）3 月 14 日，第 5 版。

[59] 同上註。

受三角湧辦務署名譽參事。此件作品爲楷書之作，履歷書是正式的公文，爲求清楚明瞭，因此以端正的楷書寫成，筆畫剛健有力，結體嚴謹凝鍊，爲一件秀麗的小楷作品。

另一件〈辭職願〉（圖 20），寫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內容寫道因爲家事的緣故，因此要辭去「大嵙崁公學校教務囑託」一職。此篇爲行草書筆意，下筆流暢，映帶自然，輕重大小錯落有致，將內心的情感用筆墨線條表現出來。

其子呂鐵州（1899-1942）爲日治時期著名膠彩畫家，於 1929 年第三回「臺展」獲得「特選」，第二年獲「無鑑查」資格，1931 年獲得「臺展賞」，1932 年得到「特選」與「臺展賞」，有「臺展東洋畫寵兒」、「臺展泰斗」及「臺展東洋畫壇麒麟兒」等美稱。

呂鷹揚故居「蘭室」，位於大溪區中山路的三開間街屋（11、13、15 號），目前由「蘭室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買下其中兩間，保存著百年老屋的歷史，也規劃成文化藝術的展覽空間。

五、小結

清領以前的桃園地區爲原民文化，清道光、咸豐以後，桃園地區逐漸開發，官吏及遊宦人士如武隆阿、林占梅、劉銘傳、施士洁、陳衍等人至桃園遺留的書跡，保存於古蹟寺廟之中，爲重要的文化資產，他們遊歷桃園所留下的相關詩作，也成爲桃園發展的紀錄資料。

綜觀清領時期桃園在地書家，包括李騰芳、余春錦、余紹賡、陳登元、廖希珍和呂鷹揚等人，皆是科舉出身的文人，受到當時科舉制度所崇尚的書風限制，因此留下的書跡多以宮廷流行的館閣體爲主，以端正、美觀、圓潤、大方作爲審美標準；而跨越清領與日治時期的書家如呂鷹揚，在〈履歷書〉中可找到方正工整的館閣體影子，而在〈辭職願〉一文中則可看出此時的書風已從館閣體解放，呈現出自己的獨特個性；這些科舉考試出身的文人帶動地方文風，以李騰芳中舉爲先導，又有余紹賡、廖希珍與呂鷹揚等地方仕紳投身於教育工作，使得書法具有社會教育功能。

本論文以清領時期的書法發展做爲研究桃園書法發展史的開端，後續將整理「日治時期」及「戰後至今」桃園書法發展之相關資料，全面且完善地建構桃園書法的發展史，並與鄰近縣市之書法發展比較，分析桃園書法發展的願景與展望，以凸顯桃園書法發展在臺灣書法發展史上的獨特性與重要性。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余遠新主編，1975，《余氏大宗譜》，桃園：桃園縣余氏宗親會 。

呂芳澧編，1996，《北田房呂氏族譜》，桃園：祭祀公業呂達川。

李汝和，1972，《臺灣文教史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李郁周，2002，《臺灣書家書事論集》，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林玉体，2020，《新臺灣教育史》，臺北：文景書局。

桃園縣文獻委員會編，1967，《桃園縣志．卷五文教志》，桃園：桃園縣文獻委員會。

連橫，1979，《臺灣通史》，臺北：衆文圖書。

鄭國瑞，2013，《臺灣書法家小傳（1662-1945）》，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賴澤涵總編纂，2010，《新修桃園縣志》，桃園：桃園縣政府。

（日）鷹取田一郎 著，2009，《臺灣列紳傳》，桃園：華夏書坊。

二、期刊論文

杜忠誥，2010，〈書法在臺灣〉，《中華書道》第 68 期：13-15。

陳思婷，2020，〈清末臺灣書畫風格研究〉，《書畫藝術學刊》第 28 期：91-103。

黃華源，〈清末到日治（1885-1945）社會變遷下的臺灣書法發展考察〉，《書畫藝術學刊》第 10 期：153-218。

賴俊雄，2013，〈李騰芳古宅內呂傳琪的壁書四屏〉，《中華書道》：15-19。

三、圖書畫冊

中興大學藝術中心編，2009，《清代狀元翰林名家墨寶展專輯》，臺中：興大藝術中心。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2005，《振玉鏘金—臺灣早期書畫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崔成宗總編輯，2004，《翰墨珠林——臺灣書法傳承展作品集》，臺北：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

莊錦華編，2003，《2003 傑出客籍美術家邀請展專輯畫冊》，臺北：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黃才郎執行編，1984，《明清時代臺灣書畫作品》，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附圖｜

圖 1：武隆阿 桃園景福宮〈赫聲濯靈〉匾額 圖版來源 : 筆者攝於 2022.8.17。

圖 2：武隆阿〈花如石不〉草書對聯 圖版來源：黃才郎執行編，《明清時代臺灣書畫》（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 年 5 月），頁 74-75。

圖 3：林占梅 新竹法蓮寺〈大丈夫身〉匾額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21.10.10。

圖 4：施士洁 劍潭古寺〈滄桑〉碑（右爲局部放大圖）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18.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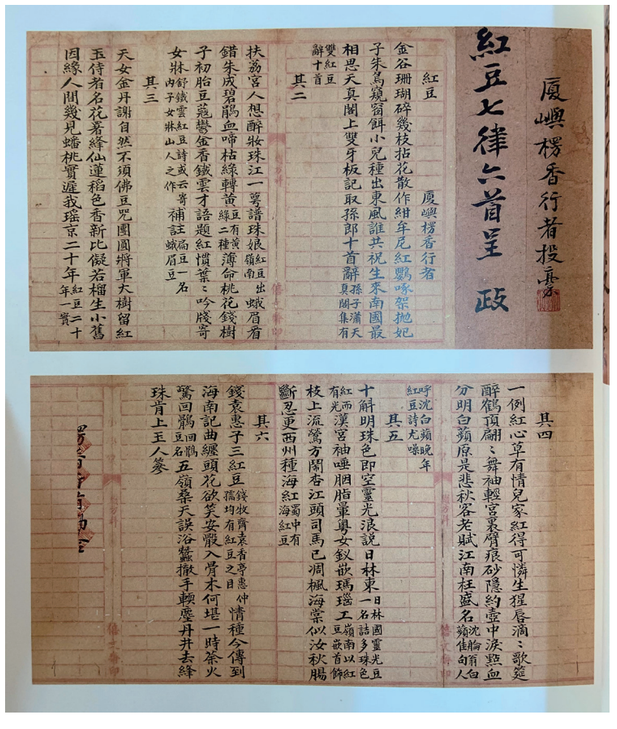

圖 5：施士洁〈紅豆七律六首〉楷書詩稿
圖版來源：《明清時代臺灣書畫》，頁 272-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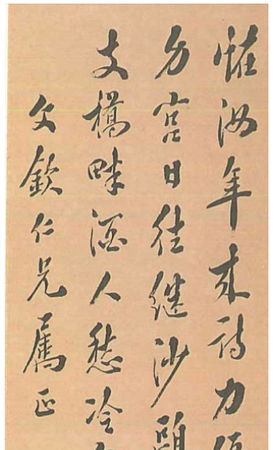

圖 6：陳衍〈怪汝〉行草條幅
圖版來源：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振玉鏘金—臺灣早期書畫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5 年 6 月），頁 128。

圖 7：李騰芳〈明經〉、〈肇慶堂〉、〈大夫第〉、〈文魁〉匾額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19.7.14。

圖 8：李騰芳〈奎壁聯輝〉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19.7.14。

圖 9：李騰芳〈寓居斗室〉行草書對聯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19.7.14。

圖 10：李騰芳〈傳家處世〉行楷門聯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19.7.14。

圖 11：李騰芳〈入簾罨戶〉行楷門聯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19.7.14。

圖 12：李騰芳〈此地有崇山峻嶺〉行書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19.7.14。

圖 13：李騰芳 福仁宮〈護國保民〉匾額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21.8.23。

圖 14：余春錦 仁海宮〈海國長春〉匾額（右爲落款放大圖）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21.1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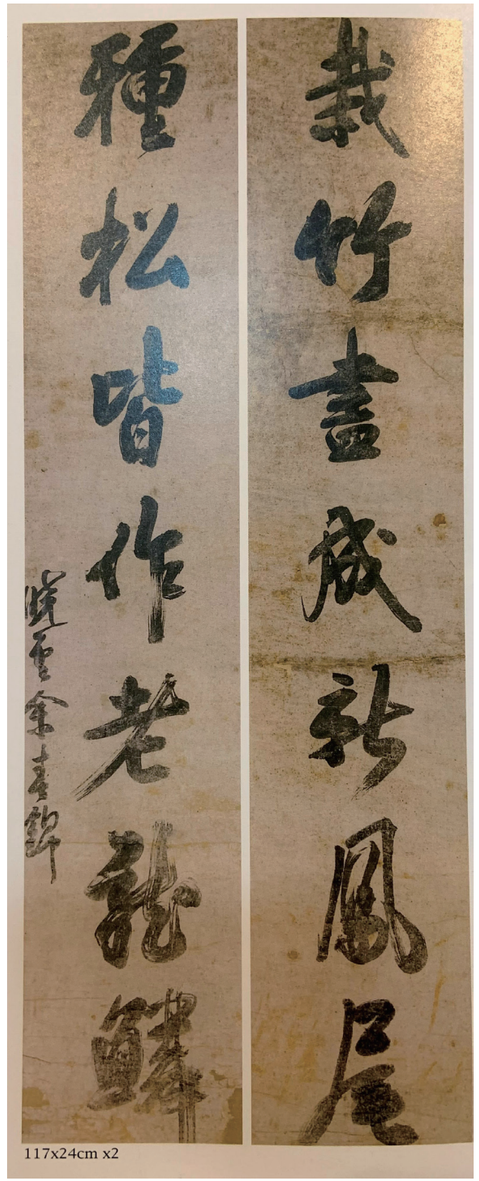

圖 15：余春錦〈栽竹種松〉行草書對聯
圖版來源：崔成宗總編輯，《翰墨珠林——臺灣書法傳承展作品集》（臺北：淡江大學文錙 藝術中心，2004 年 4 月），頁 48。

圖 16：陳登元 仁壽宮〈仁山壽國〉楹聯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21.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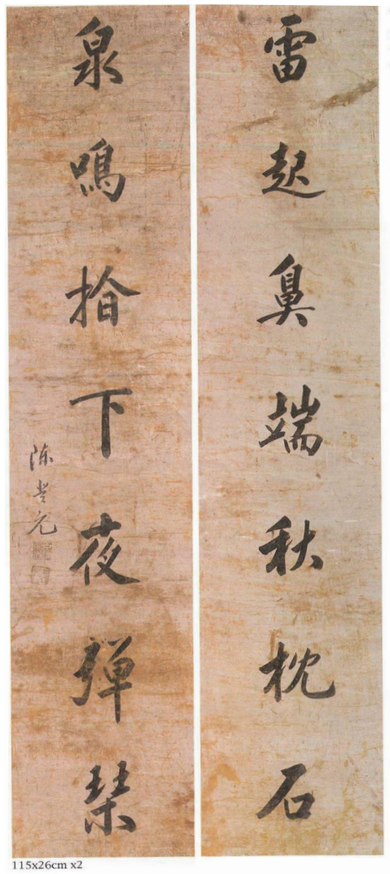

圖 17：陳登元 〈雷起泉鳴〉行書對聯 圖版來源：《翰墨珠林——臺灣書法傳承展作品集》，頁 62。

圖 18：余紹賡 壽山巖觀音寺〈壽母山巖〉楹聯 (右爲局部放大圖) 圖版來源：筆者攝於 2019.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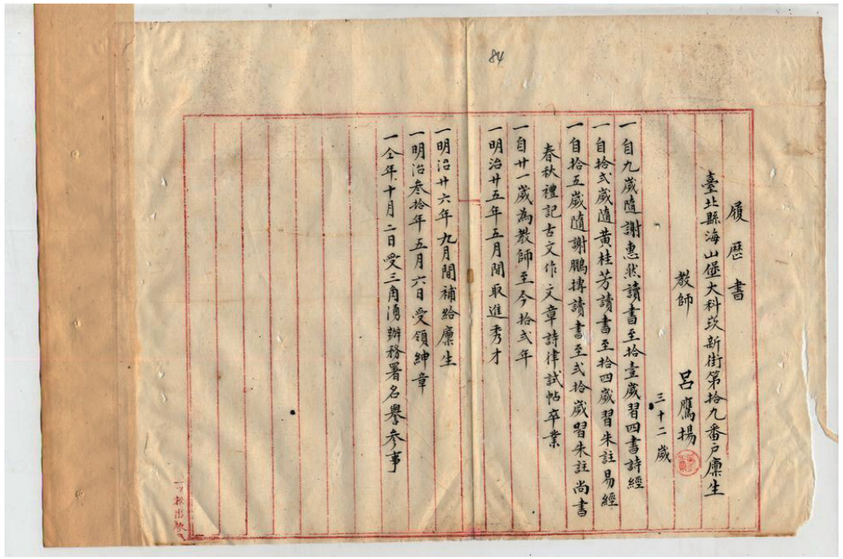

圖 19：呂鷹揚履歷書 圖版來源：《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9273，進退，第 18 卷第 23 號，呂鷹揚臺北國語傳習 所雇ニ採用ノ件，1897 年 11 月 1 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查詢系統，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2021 年 7 月 3 日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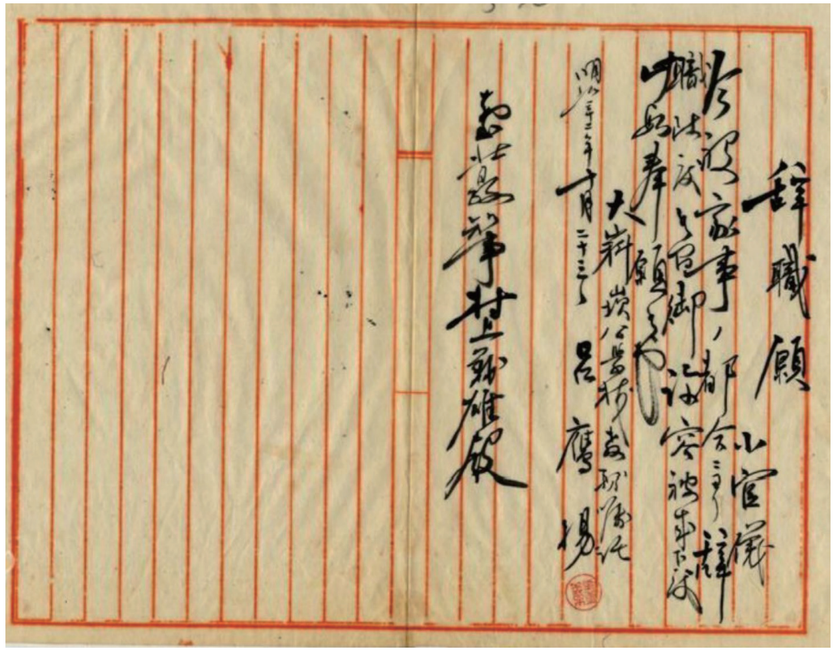

圖 20：呂鷹揚辭職願 圖版來源：《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9288，進退，第 33 卷第 43 號，大嵙崁公學校囑託呂鷹揚解囑 廖希珍雇ニ採用ノ件 (元臺北縣)，1899 年 10 月 1 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2021 年 7 月 3 日檢索)。